

幽影皇冠 2

黑暗 王座

[美] 凯德尔·布莱克 / 著
Kendare Blake

紫竹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幽影皇冠2

黑暗 王座

ONE DARK THRONE

[美] 凯德尔·布莱克 / 著

Kendare Blake

紫竹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影皇冠. 2, 黑暗王座/ (美) 凯德尔·布莱克著;
紫竹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55-4247-9

I. ①幽… II. ①凯… ②紫…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3498号

ONE DARK THRONE By Kendare Blake
Copyright © 2017 by Kendare Blak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lf Literary Service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7-124

幽影皇冠2: 黑暗王座

YOU YING HUANGGUAN 2: HEIAN WANGZUO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美] 凯德尔·布莱克
译 者	紫 竹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96千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247-9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001

贪狼泉 / 009

罗兰斯城 / 022

因德里得山 / 029

贪狼泉 / 033

斯通里加尔山 / 041

贪狼泉 / 044

阿什本森林 / 049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059

贪狼泉 / 066

追求者抵达

因德里得山 / 077

罗兰斯城 / 081

贪狼泉 / 086

罗兰斯城 / 091

目 录

E R T O N T E N T S



- 贪狼泉 / 095
-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100
- 罗兰斯城 / 104
- 贪狼泉 / 110
- 罗兰斯城 / 112
-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117
- 贪狼泉 / 124
-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130
- 罗兰斯城 / 134
- 贪狼泉 / 140

仲夏节

- 谷林路 / 147
- 贪狼泉 / 150
- 贪狼泉神殿 / 156
- 沃尔弗顿客栈 / 161
- 仲夏节 / 163
- 王储们的狩猎行动 / 173

目 录

CONTENTS



贪狼泉 / 177
王储们的狩猎行动 / 178
贪狼泉 / 181
王储们的狩猎行动 / 184
贪狼泉 / 190
东北部森林 / 194
贪狼泉神殿 / 196
观海山 / 199
弯尾猫客栈 / 202
黑暗乡舍 / 206
西海 / 213
贪狼泉 / 219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223
黑暗乡舍 / 228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234
罗兰斯城 / 242
黑暗乡舍 / 24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王储的决斗

罗兰斯城 / 257

因德里得山 / 261

海伯恩酒店 / 264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268

通往因德里得山的路 / 272

巴登港 / 275

王储的舞会 / 277

布雷切亚圣域 / 287

因德里得山 / 292

海伯恩酒店 / 295

竞技场 / 299

王储的决斗 / 304

沃洛伊堡 / 312

因德里得山 / 320

沃洛伊堡地牢 / 323

海伯恩酒店 / 326



加冕的王储

加冕 / 331

沃洛伊堡地牢 / 335

婚礼 / 342

沃洛伊堡地牢 / 349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356

沃洛伊堡 / 359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364

因德里得山 / 368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 372

因德里得山森林 / 376

巴登港 / 379

沃洛伊堡 / 385

大海 / 388

致谢 / 399

格瑞福斯德雷克庄园



娜塔莉亚·爱伦带着挑剔的目光看着妹妹回到格瑞福斯德雷克。吉纳维芙只不过被放逐了几个月，但侍者从前门搬出了数不清的箱子，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你可能会以为她离开了好几年。

“又能睡我自己的床了，真好。”说着，吉纳维芙深深地吸了口气。格瑞福斯德雷克的空气中混合了多种味道：上过油的木头、书香、零食以及厨房的锅里正在冒泡的毒物。

“你城里的床也还是你的，”娜塔莉亚说，“别让人以为你这几个月过得很苦。”

娜塔莉亚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吉纳维芙。吉纳维芙的两腮带着红润的粉色，淡紫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长长的金发从她肩膀上倾泻下来。人们都说她是美丽的爱伦妹妹，他们怎么知道她那漂亮的脑袋里转动着的是邪恶的念头呢。

“既然你已经到家了，”娜塔莉亚说，“那就证明自己的用处吧。议会私下里议论了些什么？”

“他们讲的故事和你指示过的一样，”吉纳维芙回答说，“凯瑟琳王储在阿尔西诺伊王储的熊的袭击中活了下来，并且巧妙地躲



藏了起来，直到认为一切都安全了。但他们还是听到一些故事。”

“什么故事？”

“大部分是无稽之谈。”吉纳维芙摆了摆手。但娜塔莉亚皱了皱眉。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重复，无稽之谈也会成为真话。

“什么无稽之谈？”

“说凯瑟琳并没有活下来。实际上有些人说目睹她死去了，有人说看见她回家了——浑身泥土，嘴巴里还流着血。他们一直叫她不死的凯瑟琳，你能想象吗？”

娜塔莉亚爆笑。她抱着胳膊。这真是荒谬。但她还是不喜欢这个故事。

“可是，在失踪的日子里，她发生了什么事呢？”吉纳维芙问道，“连你也不知道吗？”

娜塔莉亚回想起了那天晚上。凯瑟琳回来的时候，满身泥土，身上十几处伤口正在流血。她站在门厅里，一言不发，脏兮兮的黑发遮着她的脸，看上去就像个怪物。

“我知道得够多了。”说着，娜塔莉亚转身要离开。

“他们说她变了。她是怎么改变的？她还行吗？还能接受施毒训练吗？”

娜塔莉亚咽了一下口水。施毒术倒不是非练不可。但她什么也没说。她点了点头，带着吉纳维芙走进大厅，去找凯特，让吉纳维芙自己看看她。

她们一起走进庄园。这里光线柔和，窗帘已经拉下来了，侍者正在抬吉纳维芙的箱子，声音越来越小。

吉纳维芙将旅行手套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她穿了一件柔软的玛瑙色拉绒上衣，看上去很漂亮。她拍了一下大腿，似乎想拍掉



上面的灰尘。

“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她说，“求婚者随时会来。”

在拐角处，娜塔莉亚撇了一下嘴巴。求婚者中只有一个要求首选凯瑟琳，就是金发男孩尼克拉斯·马特尔。尽管在五朔节的毒宴上凯瑟琳表现抢眼，但另两位求婚者都选择了追求阿尔西诺伊。

当时，阿尔西诺伊脸上伤痕累累，裤腿被磨破了，头发乱蓬蓬的。这个样子的她吸引不了任何人，他们一定是对她的熊感到好奇。

“谁会想到我们的王储只有一位追求者呢？”吉纳维芙一边说，一边看着娜塔莉亚发酸的表情。

“这无关紧要。尼克拉斯·马特尔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长期与比利·查特斯沃思的父亲联手，他会是我的首选。”

“比利·查特斯沃思已经为熊王储神魂颠倒了，”吉纳维芙嘀咕道，“整个岛上的人都知道。”

“比利·查特斯沃思会按照他父亲的命令去做，”娜塔莉亚厉声说，“别管阿尔西诺伊叫熊王储。我们不希望这个名字再往外传。”

她们拐过弯，经过了凯瑟琳房间的楼梯。

“她不在房间里吗？”吉纳维芙问道。

“你再也无法知道她在哪儿了。”

一个拿着白色夹竹桃花瓶的女侍者停下来，行了一个屈膝礼。

“王储在哪儿？”娜塔莉亚问道。

“在日光浴室。”侍女回答。

“谢谢。”吉纳维芙说。她把这名侍女的帽子从她头上摘了下来，发现在她那褪了色的金色染发下面是黑褐色的发根。“现在去



护理一下你的头发吧。”

日光浴室明亮而宽敞，许多扇窗户并未打开。墙壁漆成了白色，沙发上摆着五颜六色的枕头。这个日光浴室并不属于爱伦家族，平时都是空的，除非他们要招待客人。但娜塔莉亚和吉纳维芙发现凯瑟琳正在忙来忙去，周围全是包裹。

“看看谁在家里啊。”娜塔莉亚说。

凯瑟琳将一个漂亮的紫色盒子的盖子按了下去，然后转过身来，满面笑容地面对着她们。

“吉纳维芙，”凯瑟琳说，“你和安东尼又回到格瑞福斯德雷克了，这太好了。”

吉纳维芙张大了嘴巴。从回到现在，她还没见过凯瑟琳。曾经的凯瑟琳脏兮兮的，她现在还是那么脏，还掉了许多指甲。

她就这样盯着凯瑟琳，娜塔莉亚不难猜到她在想什么。那个睁着一双大傻眼、编着紧紧的发髻的小女孩去哪儿了？那个只会在别人先笑了之后才会笑得直不起腰的瘦骨嶙峋的女孩去哪儿了？

但无论曾经的凯瑟琳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的她都已经不是那样的了。

“安东尼，”听到凯瑟琳的声音，吉纳维芙低声说，“他在这儿吗？”

“当然了，”娜塔莉亚回答说，“是我先请他回来的。”

见到凯瑟琳王储，吉纳维芙感到震惊，她甚至没有生气。凯瑟琳走上前来，拉着她的手腕。她似乎注意到吉纳维芙突然退缩了一下，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动作，吉纳维芙并没有表现出来。凯瑟琳只是笑了笑，拉着她走进房间。

“喜欢我的礼物吗？”凯瑟琳指着包裹问道。这些包裹都很漂

亮，用彩纸包着，系着缎带或大朵的白色天鹅绒蝴蝶结。

“这些都是谁送的？”吉纳维芙问道，“是那些求婚者吗？”

“不是他们‘送的’，”凯瑟琳说，“而是要送给他们的。当我选出最后的爱的信物，它们就要被送往罗兰斯城，给我亲爱的米拉贝拉姐姐。”

凯瑟琳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指抚摩着离她最近的一条丝带。

“能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吗，”娜塔莉亚问道，“还是必须要我们猜？”

凯瑟琳将一缕头发甩到肩膀后面：“她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有毒的手套，沾了毒物的珠宝，一种被涂上毒素、用来泡毒茶的干菊花。”

“这样不行，”吉纳维芙说，“这些礼物会接受检查的。用包装精美的有毒礼物，你是杀不死米拉贝拉的。”

“我们差一点就用这样的有毒礼物杀死了那名元素使，”凯瑟琳低声反驳道，接着叹了口气，“但你可能是对的。这些礼物只是好玩而已。”

娜塔莉亚看了看那些盒子。它们有十几种不同的尺寸和颜色，每一个可能都会由不同的信使单独运送。在抵达罗兰斯城之前，这些信使会在不同的城市更换几次。如果仅仅是为了好玩，这么做似乎太过麻烦了。

凯瑟琳用黑暗的星星和旋涡在一份礼物标签上签了名。然后，她坐在金白色的织锦沙发上，伸手去拿一盘颠茄浆果。她吞下一把，鼓起脸颊，用牙齿将它们捣碎，直到嘴角渗出毒汁。吉纳维芙倒抽了一口气。她转向娜塔莉亚，但娜塔莉亚并没有解释。当凯瑟琳的伤口不再痛时，她走向毒物并开始吃了起来。



“皮埃尔还是没有传信过来吗？”凯瑟琳一边问，一边擦拭着下巴上的毒汁。

“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回来后我立刻写信给他了，叫他回来。我还写给了兄长，问他到底是被什么事耽搁了。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克里斯托弗的回复。”

“那么，我就自己写给皮埃尔吧。”凯瑟琳说道。颠茄浆果开始起作用了。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肚子。如果凯瑟琳的天赋能发挥出来，那么毒物就不会让她痛苦。然而她看上去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她吸收的毒素那么多，似乎吃过的每一餐都是暗黑饕餮。凯瑟琳笑得很灿烂：“今天晚上前往神殿之前，我得把信写好。”

“这是个好主意，”娜塔莉亚说，“我相信你一定能说服他。”

她向吉纳维芙示意一起离开日光浴室。可怜的吉纳维芙，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毫无疑问，她想变得恶毒一些，想掐这个王储一把，或者干脆打她一顿，但在她们面前，王储看上去似乎能够打回去。吉纳维芙皱了皱眉，行了一个无所谓的屈膝礼。

“那么，她的天赋显现了吗？”和娜塔莉亚一起爬楼梯的时候，吉纳维芙低声说道，“你看，她吃了那么多浆果。但是我透过她的手套能感觉到，她的手肿了……”

“我不知道。”娜塔莉亚平静地回答说。

“这是不是证明她的天赋正在发展？”

“如果是的话，我也从来没见过哪种天赋是这样发展的。”

“如果她的天赋还没显现，她一定要小心了。吃太多的毒物……她可能会伤害自己，最终毁了她自己。”



娜塔莉亚停了下来。

“我知道，但我似乎无法阻止她。”

“她怎么了？”吉纳维芙问道，“这些日子，她在哪儿？”

娜塔莉亚回想起了那个穿过她前门的女孩，那个一脸青灰、面无表情的女孩。

有时，她梦中会出现这个身影，那是一具僵直的尸体，正踉踉跄跄地奔向她的床。娜塔莉亚颤抖着。尽管夏天空气温暖，她还是渴望生一团火，想在肩膀上裹一条毯子。

“也许还是不知道好。”

凯瑟琳写给皮埃尔的信只有三行。

最亲爱的皮埃尔：

现在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害怕。不要耽误。

你的凯瑟琳王储

可怜的皮埃尔。她喜欢想象他躲起来的情景，或者跑过扎人的荆棘丛，就像他在布雷切亚圣域等她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他把她扔进了圣域。

“亲爱的，我说话一定要小心。”她轻声对盘在胳膊上的蛇说，“这样他会认为我还是他温柔的小王储，我不能吓唬他。”凯瑟琳笑了。

他可能以为他回来后会关进沃洛伊堡的地牢。他可能以为她会派有战争天赋的卫兵去把他往墙上撞直到他脑袋开花。但凯瑟琳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那天晚上他是怎么把她扔下去的。她告诉娜塔



莉亚，她慌张地摆脱了阿尔西诺伊的熊，之后自己闯入了布雷切亚圣域。

凯瑟琳坐在写字台旁，望着窗口外面。往东，在斯通里加尔山尽头的下面，首府因德里得山正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在中间，沃洛伊堡的一对黑色尖顶直插天空，雄伟的城堡让一切相形见绌。即便是那些群山，看起来也有点畏缩，就像被阳光照射的巨魔正在节节败退。

颠茄浆果在凯瑟琳的胃里翻滚着，但她毫不退缩。已经一个多月了，她不得不爬出一条走出这个岛屿中心的路，现在，没有什么是她不能承受的。

她俯下身，推开窗户。这些天来，她的房间里总有一股让人恶心的味道，还有被她用来测试毒药的动物的气味。那么多装着鸟儿和老鼠的笼子乱七八糟地放在她桌子上或者排列在墙边，房间里现在真是一片狼藉。有几只已经死了，得把它们的尸体清理出去。

她拍了一下桌子角上的一只笼子，叫醒了里面的小灰鼠。它瞎了一只眼睛，头上的大部分毛已经脱落，这是凯瑟琳的毒药起作用的结果。她通过笼子栅栏递给它一块饼干，它向前爬了一下，闻了闻，但是不敢吃。

“曾经，我也是一只老鼠。”说着，她脱下了手套。她把手伸进笼子里，抚摩着小灰鼠的小秃脑袋。

“但我现在不是了。”

贪狼泉



阿尔西诺伊和朱尔斯正在餐桌旁切小红土豆时，朱尔斯的外公埃利斯带着他的灵宠白色西班牙猎犬冲过了侧门。他挑了挑自己灰色的眉毛，拿着一个黑色小信封，信封上有黑暗议会的蜡封。

凯特外婆停下了切菜刀，将脸上的散头发吹到侧面。接着三个女人又开始干手头的事情。

“难道没人想看一看吗？”埃利斯问道。他把信放在桌面上，抱起他的西班牙猎犬杰克，让他在土豆周围嗅了嗅。

“为什么？”凯特不屑地说道，“我们都能猜到里面写了些什么。”她把头转向厨房的另一边：“现在你能把四个蛋黄打到那个碗里吗？”

埃利斯让杰克停下来，打开了那封信。

“他们特别提到：所有的求婚者都要求先向凯瑟琳王储求婚。”他一边看一边说道。

“这是个谎言。”朱尔斯嘀咕道。

“也许是的。但这并不重要。这里说我们即将迎来求婚者托马斯，也就是托米，以及迈克尔·珀西。”